



WODEJIUMA

我的“舅妈”

郑伯永

7.7

封面设计 王书明
插图 徐启雄

我的“舅妈”

郑伯永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108,000

1979年10月第一版

197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103·129

定 价： 0.34 元

目 录

我的“舅妈”	1
高振友	59
好娘儿	126
海防线上的一夜	145
向导	155
深山春讯	163

我的“舅妈”

一

我已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爬到那个山谷里去的。当时，我的耳朵里还响着手榴弹爆炸的隆隆声，我的眼睛里还闪烁着枪弹的火花，强烈的火药气味和血腥气仿佛永远跟住我似的，使我恶心得想吐。我两腿的伤口，好象有锯子在锯它似地疼痛难熬。我口渴、头昏，象在腾云驾雾，象在空中翻着筋斗，山岗、树木……都在我的眼前旋转起来。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们——一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从浙闽边老区突围出来，去开辟浙东南新区的时候，在梅山受到了敌人的袭击，我负了重伤。可是游击队的胜利突围，吸引了敌人，使我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躲过了敌人的搜索，在天亮以前爬了七八里路，到达海岸边的一个山谷里。

枪声早已停止，周围变得非常沉寂。我躺在一个干草堆中，把上了霜的干草扯来，一直盖到鼻子边，只露出一双眼睛，望着昏暗的四周。

我知道，我落在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工作关系的新区是很难生存的；也不希望距离已隔一千多里的老区同志和经过苦战才突围出去的王政委派人来找我、救护我。但我仍旧想活下去，我头脑中浮起许多不可能的、事后想来简直很可笑的念头来。

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对敌人刻骨仇恨，使我听觉变得非常灵敏；我能够听清一只小鸟从头上飞过去的声音，我能听清海潮涨落和波浪冲击堤岸的声音。

第二天一整天都很平静。四野里没有一个人走动，大概人们被枪声吓坏，都躲进屋里去了；敌人也可能忙于追击我们的部队，没有进行大规模搜索。我紧握着木壳枪，紧张地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结果却是什事也没有。但是口渴、饥饿、伤口的疼痛煎熬着我，使我感到一天的时间竟比一年还长。

真奇怪，我很怕有人走近我躺的干草堆，发现了我，将我出卖；同时又希望有人来，给我一碗水，甚至愿意帮助我，把我接到家里去隐藏起来。我焦急地希望天快点黑下来，但天黑以后我又能怎么办呢？……

傍晚，我突然在一条被牛脚踏得乱七八糟的黄泥路上，发现了一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太婆。她拿着一把割草刀和一束草绳，慢慢地向我走来。

“她真的来捆草吗？”我的心无缘无故地跳起来。我怕，同时又高兴。

她穿着一件大袖长襟的旧棉袄，腰里系着一条花色破

围裙。她一边走，一边拾着路上的枯树枝，漫不经心地一直走到草堆的旁边。我正想轻轻地喊她，可是她已发现了我。好象一个小孩突然碰到一只大虫似的，吓得她脸色发青，全身颤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她惊惶地念着佛，立刻背转身逃开。

“阿婆，我是好人！我是自己人！”我连忙解释。

也许我说得太快，无意中夹进一句家乡的土话——福建话。她在一株落光了叶子的野树下站住了，转过身，闪着恐怖的眼睛，审视着我，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

“请你上前几步，阿婆！让我详详细细告诉你我是什么人，你不要怕。”我用手肘支撑着非常沉重的身体，抬起头，一连说了好几次。

她看看我，又看看干草上的血迹，却怎样也不肯走近前来。

“做做好事，阿婆，你……”我深怕她跑掉，漏出风声去。一焦急，就说了这样乞怜的话。

“你是福建人？”她突然用福建话问我。

老天爷！在举目无亲的异乡听到同乡的口音，使我感到非常亲切，我欣喜得竟忘掉一切苦痛，连忙向她点头。并立刻用福建话回答她好几个“是”。

她小心翼翼地走近我，问我是哪县哪乡人，我便都老老实实也告诉她。于是，她的惊惶的神情逐渐消失了。

“你们村里有兵吗？阿婆？”我问。

“没有兵。”她摇摇头。

“你是哪一村的？”

“梅园村。”

我看得出，我们这样一谈，共同的语言使我们变得亲近了：她不但完全镇静下来，而且流露了可怜我的神情。因此，我在心里搜寻着一切最可能感动她的话语，准备请求她，说服她，请她帮助我一下。我想象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想象着不久就可以喝到滚热的开水和喷香的米汤，以至允许我隐藏到她家里去……

“你是做什么的？”她温和地问。

“我就是昨天晚上和那些清乡兵打仗的游击队，从前在福建就叫做红军的，阿婆！”我慢慢地回答说。

竟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她的脸发白了，她的两脚不安地转动着，嘴唇发抖，再也不问我什么了。

我连忙向她解释，留意她的神色，猜测她的心情，对她说了好久。我吃力得额头上冒出粗粒大汗，并且不断喘气。我的舌头象被什么粘住了似的不能灵活转动，眼睛里迸发出一串串金星，但我竭力支撑住摇摇欲倒的身体，继续对她解释。

她差不多完全不听我，好象后面有什么人会随时砍她似的，不停地转过头去看望。最后，我放弃了一切要求，仅仅请她不要泄漏秘密。但她还是什么也不回答，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失望了。我也再没有气力说话了，山岗、树木……又



在我的眼前旋转起来，整个世界都象沉入浓雾中似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躺倒了。同时，立刻听到老太婆窸窸窣窣地踏着地上的枯树叶，很快地离开了我。

二

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是夜间。

熹微朦胧的星光照着山谷，给眼前的东西映出一个淡淡的轮廓。风在海上呼啸，推起汹涌澎湃的波浪，山谷里也发出回响。一阵一阵的旋风在干草堆旁边转着，将散草、枯树叶送上天空，飞到远远的什么地方去。山谷的上空，不时有成群的野雁飞过，传来一两声凄凉的鸣叫。

在黄泥路经过的那座小山后面，有狗的狂吠声。

我把那个老太婆想得很坏。我以为她已去报告了敌人，并且可能亲自带他们来搜捕，把我送进监牢里去。因此，我在心里骂她是天生的奴才，骂她毫无人的同情心。为了不白白牺牲，我挣扎着，爬出干草堆，向山谷和海岸相接的地方爬去。我下了决心，当敌人真的来搜捕我时，我可以再打死他们几个，然后留一颗子弹给自己，或滚进海里去，让海水来埋葬我。我决不让敌人有所得！决不让！

我爬一段，躺一会，全身的筋骨却象被拆开一样的酸痛，我的两脚连动都不能动了。

“老太婆真会这样干吗？”我又这样问自己。希望她不至于这样恶毒。不过，我知道，要想她来救我，是已经毫无

希望了。

我几乎花了一个多时辰，才到达海岸的边沿，在一块较平的岩石上躺下来。

滚滚的波浪就在我的下面翻腾着，喧闹着。它冲击崖岸的响声，飞溅起来的水花重又落在海里的响声，和风的呼啸声充塞了我的耳朵。我冷，我疲倦到极点，并且接连昏晕起来。但仇恨的火焰却在我心中猛烈地燃烧。

过了半时光景，我仿佛听到一种拐杖着地与石头碰击的“托托”声。

“来啦！”我提醒自己，睁开眼睛向山谷里搜寻，把僵痛的手指伸进扳机的护圈。我什么幻想也没有了，我尽量提起精神，来迎接这最后一次的战斗。

“托托”的声音逐渐近了，而且隐隐约约地传来说话的声音：

“……见鬼啦……在什么地方呀？……”

“你知道他爬哪里去了呢？”

“……一定爬不走的，一定……”

这都是福建话的声音。我听出，除了老太婆以外，其中显然还有两个男人，我猜不透他们是来捉我呢，还是来救我。我立刻把木壳枪向他们的方向瞄准。

三个黑影象幽灵似地移动到我旁边来了，有一个人的肩头还横着一个什么很长很长的东西。

“有人吗？有人吗？”一个老头子用轻轻的声音接连地呼唤着，仿佛是在叫魂一样。

“是什么人？”我等他一连叫了七八次以后才反问。

他马上向我走来，肩头背的一张竹梯子，我也看得清清楚楚了。

“呀！他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我对自己说。连忙把木壳枪藏起来。

我真象在做梦。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我很激动，不知怎么的，忽然涌出眼泪来了。

老头有着一蓬黑得发亮的胡子，他蒙头盖脑地戴着一顶风帽，使我只能看到他小半个面孔。他在我身边蹲下来，象要闻闻我身上的气味似的，俯下头，把我看了一会，然后带着神秘的口气问道：

“你，真是红军？”

“正是，伯伯。”

“那你怎么会掉队走散的呢？”

“你们到这里来，是……”我先问他。

“是来救你，后生！放胆告诉我，你是怎样走散的？”

我很感激，我把手伸到他的肩膀上，象孩子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把真情告诉他。

“你在部队里做什么的！”

“文化教员，伯伯。”

“文化教员？”

“就是教大家认字读书的。”

老太婆和另一个背着一块破棉被的青年一道走来，在

老头的背后站下，远远地伸过头来插问道：

“我晚上在山坳里碰到的，就是你吗？”

“就是我，就是我，阿婆！”

“那就快抬吧！大伯，快抬！”她有点慌张地用手推了推老头的背脊，说。

一会儿以后，我便被他们放在竹梯上，抬上梅园村。

三

我被藏在老阿婆的牛棚的阁楼上。

牛棚是用杉树皮盖起来的。虽然棚顶下面挂着许多蜘蛛网，棚里充满了牛粪的臭气，但我却感到非常舒服、愉快，感到非常幸福。

我躺在铺得厚厚的稻草上，盖着棉被，回想刚才在心里错怪了老阿婆，深深感到惭愧。

我喝过又香又甜的稀饭以后，老头子擎着一盏象萤火虫儿一般亮的小油灯，俯下头来，将胡子触着我的耳朵，带着吓唬孩子似的口气说：

“你，后生！得牢牢记住我的话：痛，要熬住，茶饭如果不能按时送到，那一定有什么缘故，你万万不要喊叫；还有，你一听到老阿婆用火钳在炭瓶上敲响，或者听到赶鸡呼狗的声音，你就连咳嗽也得忍住。这个世界……你懂吗？”

“我懂，伯伯。”我说，我象一个士兵接受首长命令似地回答他。

“药，等天亮以后，我们也替你想办法，你放心！”

“真太麻烦你们了，伯伯。”我想说一句最能表达我的心意的话，却怎样也找不到。

因为我太激动，说得大声了一点，老头连忙向我做了一个手势，“唸”地一声把灯吹掉，轻轻地爬下小梯子走了。

牛在我床底下扒草的窸窣声，嘴嚼草料声，使我一点也不感到寂寞；三大碗滚热的稀饭，厚草、棉被，以及从牛身上发出的热气熏蒸着我，我感到非常暖和。伤口的疼痛也大大减轻了。我深深地感激老阿婆，但不明白她为什么忽而又发了慈心，大胆起来，敢把我这样的一个人“危险人物”抬进她家里来？

一连几天，我严守老头子的禁令，象死尸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但老阿婆还是接连不断地拉“警报”，常常把我弄得心惊胆战。

不知什么缘故，老阿婆始终不和我说话。一天三餐，她总是把菜饭放在一个篮子里，盖上牛草，不声不响地走到牛棚门口，四面看看，然后把篮子放在我的头边，向我做个手势便走掉了。在夜深人静，老头拿草药给我治伤时，她又在门外放哨，因此，使我一直看不清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天夜里，老头替我换药之后，竟第一次在我的床沿坐下，两脚垂进牛棚里，看着我，露出想和我说话的神气。因此，我便轻轻地问他：

“有我们部队的消息吗？伯伯。”

“没有消息。四面八方都是兵！”他忧郁地斜看着我回答说。

“有人知道我吗？”

“有人知道你，那还了得！”他好象对待一个不懂事理的孩子似的，把眉毛一扬，带着教训的口气说，“听说要清乡啦！后生！老阿婆已愁得不象个人样了。”

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形，也不知道老阿婆担心到怎么个程度，现在经老头这样一提，我的心便很不安了。

“叫她不要担心，伯伯！叫她不要担心！”我说。

“叫她不要担心，她就不担心？”他凝视着我，叹着气，自言自语地说，“她愁心的事太多了！她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年轻守寡，把两个儿子养大，可是……我怕她将来会没有人送终的。”

“两个儿子怎么样了？”我急急地问。

“大儿子大棉，在结婚以前两个月，保长要抽他去当兵，被赶到海边去跳海死了。小儿子小棉，因为得罪了保长，也被捉去当兵了。老阿婆说自己前世未修，今世受苦，现在吃素念经……”说到这里，他忽然转了口气，眼睛盯在我的面上说，“你造化碰到她，后生！她说救人一命千重德，她明知道这是‘犯罪’的事，为了积德、保儿子的平安，她下决心救你。”

他停了一会，掀起风帽的帽翼，侧着耳朵听了听外面的动静，然后继续说：

“那天她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但只是看着我，却说不

出一句话。我只当小棉怎么样了啦，把我吓了一跳。我再三问她，她才说出碰到你的情形。她想救你，后生！她真心想救你！但又怕横祸落在头上。……后来，我们总算商量出这个主意来。不瞒你，后生！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暴动，见过红军的。”他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说，“但后来失败了！……我就逃到这个地方来，现在老啦，看不惯的事太多，心里也很不平，但一个人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听得呆了。我为老阿婆的身世伤心，我为她一连串的不幸遭遇而愤怒。而这个老头过去竟也干过革命工作，使我感到更亲切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老同志！”我问。

“我叫黄福泉。那天夜里那个后生，是我的儿子名叫金海。”

“福泉同志！你无论如何得劝劝老阿婆，好吗？”

“我天天都在劝她，但找不回她的儿子，你又躺在这里，怎么能叫她不愁心？”

我立刻托黄福泉，要他转告老阿婆找个机会来和我谈一谈。

黄福泉走了，这夜我就一直没有睡着。

四

第二天夜里，雨点打在牛棚顶上就象几百只小皮鼓在冬冬地敲。瓦房上檐水的奔流声汇合起来，听来好象小溪里

湍急的流水。

一阵打落在笠帽上的雨声响过后，接着，便响起了竹梯的吱呀声。老黄牛以为主人来喂草料，立刻跑到栅栏门旁边来，牛角从栅栏上擦过去，发出一阵“喀喀”的声音。

老阿婆用一件黑衣服包着小风灯，爬上竹梯，将笠帽搁在横梁上，就在我的身边坐了下来。当她把黑衣服揭开，让风灯的淡黄的光线照亮阁楼时，我才第一次看清了她的面貌。她有着一张扁扁的脸盘，布满皱纹的脸颊上，还看得见一些淡褐色的雀斑，高高的鼻梁和一对慈善的眼睛，可以断定她在年轻时，一定是一个健康又美丽的女人。她的年纪大概还只有五十光景，可是两鬓已有了银灰色的头发，眼梢聚着很多细长的鱼尾纹。

“阿婆！”我伸手抓住她冰冷的、粗糙的瘦手叫她。一时还想不出从哪里开头对她说话。

她怜惜地看着我，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又轻轻地从棉被上摸了摸我的两脚，问：

“好些吗？”

“好些，阿婆，好得多啦！”

她的脸上立刻现出一丝宽慰的微笑，说：

“靠天保佑，后生！”

“全靠你，阿婆！”

“不要这样说，后生！你们出门人，外乡无亲无戚，世上这样乱，有什么办法呢？！出门靠朋友，在家靠父母，落难的时候，总要别人帮衬呀！你碰到我，也是命里注定的。”

“我不晓得应该怎样报答你才好。”

“我不想你报答，后生，不想！”她紧握着我的手，不出声地叹了口气，说，“你不要放在心里记挂，我已收留了你，就把你当自己的儿女一样看待。只要你好得快，我也就高兴。外面现在很平静，你可以放心。阿泉大伯全家人都是好心肠的人，口嘴也稳，决不会出去乱讲乱说的。你如果吃粗喝薄不讲究，我有什么，你也就吃什么，都不必记挂在心里。”

我说真话，我从小不会流眼泪，参加革命以后，更不会轻易在人家面前流眼泪，可是我看出她是强装平静来安慰我的，我的眼睛便怎么也忍不住地一次又一次地润湿了。

“不要伤心，后生！”她体贴地看着我，说，“过一月、两月，伤一好，我就叫阿泉大伯送你回家。没有钱，我做点米饼给你当口粮。”

“我不是这样想，阿婆，我不是这样想！我没有家，我家里只有一个爸爸，他也为革命坐在牢监里了。”

“呀！那你也算是个孤儿啦！你也好苦命。”老阿婆叹着气说，忽然背转脸去擦眼泪。

我们沉默了，棚外的雨声听来更加响亮。我和她的手握得更紧了。

“不是命苦，阿婆，不是命苦！”我等她恢复了平静之后，便向她说起革命道理来。

她惊讶地听着我的话，时而沉思，时而又现出不全相信的神情。后来不知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呆呆地望着对面的泥墙出神。我知道，我的话对她没有多大作用，因此，只好收起